



## 今日美国 与美国人

是依然合众为一  
吗？

Alan Wolfe



AP/Wide World Photo

本文作者认为，“美国的统一问题与美国人当前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一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媒体对“分裂”的美国作了报道和评论，但美国公民仍然发现，在他们的传统与价值观中，将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要比使他们发生分裂的东西多得多。他们不会忘却19世纪南北战争时期的那些危害性分歧与不合，也不会忘却20世纪初期宗教派别之间的一些暴力冲突。无论今天可能存在着何种政

上图：2003年，一群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州议会外支持州首席大法官。他说他将违抗把一座公开展示在州司法大厦的巨大“十戒”纪念碑撤走的一项联邦法院命令。像这样有争议的问题可能会使国家分裂，但本文作者认为存在着团结所有美国完全迥异的部分的强大、更坚定的力量。

治、宗教和社会分歧，其深刻程度均与上述事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确有充分理由相信，2004年美国人所见证的两极分化有可能引发反向运动，从而提醒美国人，尽管在政治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仍然具有共同的国民性。”

几年前，我曾在所撰写的《终归是同一个国家》(One Nation, After All)一书中指出，尽管媒体对美国社会的分裂数作了报道，但把我们结成一个国家的力量要比把我们撕裂的力量大得多。诚然，在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美国公众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历来如此），但个性主义与自我表现的价值观已根深蒂固，犹如强力磁石，继续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与当下那些有时使我们互为排斥的分化问题相比，这些价值观的力量要强大得多。

## •分歧的种类•

谈起上两届美国总统选举，许多权威人士、新闻记者和政治观察家都认为这个国家似乎已陷入深度分裂之中。2000年的选举几乎以不分胜负而告结束，每位候选人都从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 获得了几乎相等的票数。

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担任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兼波西宗教与公共生活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著作有：《终归是同一个国家》(One Nation, After All, 1998)以及《美国宗教的演变：我们的信仰如何再现于生活》(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ligion: How We Actually Live Our Faith, 2003)。

2004年，乔治·布什 (George Bush) 总统赢得了普选民和选举人的绝对多数选票。(这位总统从选民中赢得的选票比约翰·克里 [John Kerry] 参议员多出近340万张，约占总票数的2.8%，同时他还以286对252的票赢得了关键性的选举人团票。) 然而，相对而言，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在这两次选举之间的时期却几乎未发生变化；沿海地区，仍然存在着倾向于自由派的“蓝州”，而在趋于保守的南部和西部，则仍然是“红州”。

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一直以美国人在宗教、种族、性别、地域和世界观等许多领域继续持不同见解为标志。虽然不同宗教之间公开的神学辩论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已几乎销声匿迹，但各种宗教传统之间仍在就社会问题和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发生争论。美国种族的主要分界线曾一度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而现在我们则拥有日见增多的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以及数量可观，并以

多种族自我定位的人，而这些人并未将自己归入任何单一种族类别。男性和女性对世界的看法也往往存在差异，于是，谋求公职的候选人便调整各自的竞选纲领，以吸引由通常所称的“性别差异”所分开的这一方或那一方。

地域性分歧可能并不像南北战争 (Civil War) 时期那样泾渭分明，但美国的选举结果却表明这种分歧依旧存在。大多数得克萨斯州人 (Texan) (他们以61%对38%之比投了布什的票) 的政治观点与大多数罗得岛州人 (Rhode Islander) 不同 (后者以59%对39%之比投了克里的票)。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农耕社区的衰落，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远郊的兴盛，无不表明经济差异是持续存在的；一些美国人为了生计而苦苦挣扎，另一些美国人则享受着富裕发达社会所提供的最美好的生活。显然，今日美国存在着许多版本的“美国”。

相当数量的学者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即美国是个裂痕很深的国家。将这一观点表述得最为清晰的学者或许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 (Gertrude Himmelfarb)。她在1999年出版的《一个国家，两种文化》(One Nation, Two Cultures) 一书中声称，美国人仍生活在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分裂的阴影里。希



氏认为，美国有两种文化，其中的一种崇尚个人自由与自我表现，渴望超越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盛行的较为传统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习俗。另一种则重视权威，尊崇规则与传统，希望回归到父母能更多地控制孩子、更多的人以国为荣并虔诚信教的时代。作为保守派，希默尔法布显然认同其中的第二种文化。但是，人们可以发现，在认为世俗主义及自我表现等自由派价值观正受到来自保守派阵营的威胁并谋求全面捍卫20世纪60年代成果的自由派阵营中，也仍有多位作者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从其书名便可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希默尔法布的这番话是对我自己在《终归是同一个国家》中就这场辩论所发表的言论进行的反驳。我认为，政治活动人士喜欢相互间进行文化论战，但大部分美国人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可能在当下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民主国家里人们本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不要说与南北战争时期相比，就是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他们所表现出的观点也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珍视与60年代文化动荡相伴而来的个性解放的种种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希默尔法布坚持认为那场辩论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所取得的那些成果却往往

怀有模棱两可的感情：他们时常纳闷，不知道美国在推崇个性主义的道路上是否已走得过远，以致不再尊重权威与传统；他们普遍希望政界人物能够和睦相处，为化解国家问题寻找一致的对策。

美国的统一问题与美国人当前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一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毕竟已经历了一次内战，它所带来的血的代价从未被忘却。不管我们目前的分歧有多深，它们也绝没有深刻到当时的那种程度。另外，南北战争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对美国人本身和那些指望美国担当领导的人们来说，分歧与不合都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确实应该让这两个群体在这些头条新闻面前以超脱的精神去发现是否仍然存在着富有生命力的信仰和传统做法，据此而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

## • 宗教与国家 •

在美国生活中存在着诸多推定的分歧，其中有一种尤显突出，特别重要。我们时常被告知，美国的断层分界线，其本质是宗教性的，在其一侧聚集的，是笃信上帝（无论所信奉的是何方圣主）的芸芸众生，在其另一侧聚集的，是那些看不到指导人类所有行动的神明之手的人。然而，如果美国的宗教果真既具有凝聚力又具

有离心力的话，那么合众为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了。

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都认为，同一的伦理道德必须以同一的宗教为条件。然而，由于美国政教分离，尊重本国《宪法》(Constitution) 的《第一条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 所赋予的宗教自由，因此，至少从正式意义上说，美国从来就没有同一的宗教。不过，在美国建国期间，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因此，尽管新教派别林立，但它们至少都认同宗教改革(Reformation) 的思想。

19世纪与20世纪初叶，从广泛信奉新教的行动中寻找非官方统一源泉的任何希望皆因非新教背景的移民纷至沓来而化为泡影。各种信仰之间出现的紧张局势十分严重，以致在波士顿(Boston) 等城市，本土出生的新教徒与来自爱尔兰(Ireland) 和其他国家的天主教移民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文化之战，所呈现的激烈程度和所起到的分裂作用要远远超过今日可能发生的文化战，结果酿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找到了化解宗教冲突的相对和平的方案。尽管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从未在他们中间形成大一统局面，但到20世纪中叶，美国仍开始将自己称做“犹太-基督教”(Judeo-



AP/WideWorld Photo

宗教领袖们参加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的促进各教派和平仪式。他们（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亚美尼亚教会、福音派路德教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天主教会、南北美洲的希腊东正教会、美国圣公会、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天主教、美国犹太人群体等。美国的宗教果真既具有凝聚力又具有离心力。

Christian) 社会，而维系它的纽带则是其中的三大宗教至少奉用同一经书即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 这一事实。

“犹太-基督教”原本表示兼容，现在则似乎变成了表示排他的语词，因为它并未涵盖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以及其他许多在影响深远的1965年《移民归化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结束惠及欧洲移民的配额制之后涌入美国的各类宗教信徒。今日的美国已变得如此多元，以致我们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我们自己。有些人建议采用“亚伯拉罕后代”(Abrahamic)一词，因为它确实涵盖了穆斯林，但同时它又将东方宗教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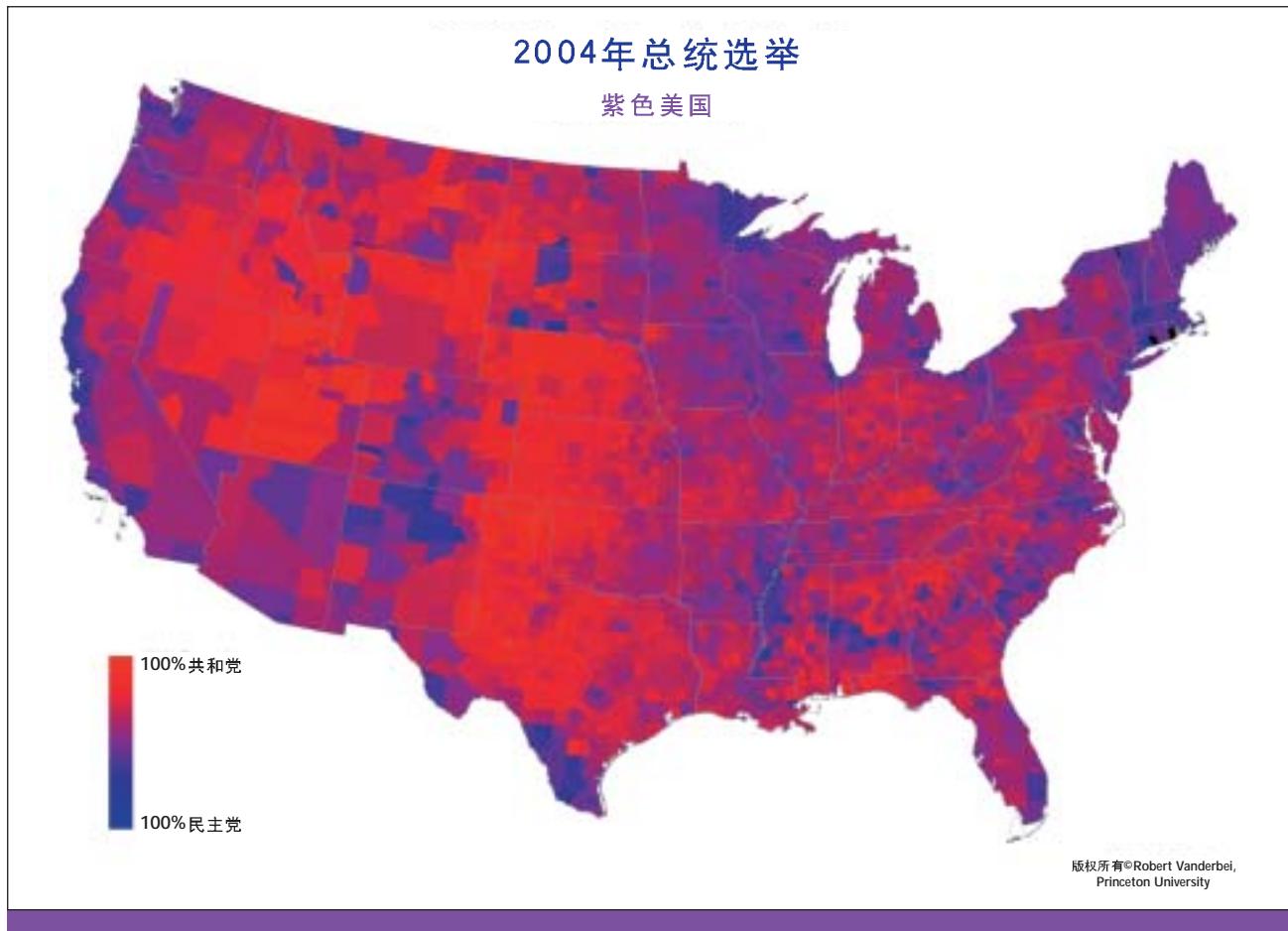
时至今日，大概还未曾出现过一个像今日美国那样多种宗教繁荣发展的社会，而这一局面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可以从美国开国元勋们为鼓励宗教自由而作出的决策之中求得其本源。

## • 共同文化吗？•

面对如此之多的差异，一些人开始声称，美国人缺少一个共同的文化，故而将面临发生重大分裂的可能。这便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为何人？》(Who Are We?) 一书中发出的讯息。亨廷顿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墨西哥

裔美国人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天主教背景；他坚定地认为，盎格鲁新教所塑造的共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移民们应当信奉这种宗教。亨廷顿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作为分裂源头的宗教本身，而是由不同宗教传统所塑造的那些文化类别。不过，他的书还是令人想起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较早的阶段，那时，由于对多元化感到恐惧，撰文著书的人们断定，除非美国找到化解多种文化鼎立局面的途径，否则，它的前途将一片渺茫。

在美国，宗教多元的情况无疑是存在的。然而，人们有理由质疑多元是分裂的根源这一结论。尽管美国人分属五花八门的宗教



### 以颜色区分投票结果

图中用红、蓝、紫三种颜色描绘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每个县投票结果的百分比之差。红色代表共和党在任总统乔治W·布什，蓝色则代表民主党的挑战者约翰·克里。蓝红两色紧邻出现的紫色表示该国各地区投票结果的接近程度。本图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罗伯特范德贝(Robert Vanderbei)绘制，收录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网站的选举结果地图及统计图汇编中，该网址为：<http://www-personal.umich.edu/~mejn/election/>

派别和传统，但美国文化却发挥着塑造美国所有宗教的巨大力量。近年来，学者们不仅开始重点研究美国宗教的经文和教旨，还重点研究普通人信奉宗教的实际方式。这一研究所产生的结论之一是，各种宗教有多么不同，人们通常则以多么相同的方式信奉宗教。

例如，美国人往往偏爱能够

激发其个人情感的宗教。他们不信任遥远的权威，有时甚至也不信任本地的权威。他们信教通常是出于情感而非理念；对他们而言，圣书经文并非用以探讨其发人深思的思想的文献，而是引导他们如何度过艰难岁月的指南。宗教赋予他们强烈的是非观念，但宗教也往往愿意宽恕人们的罪孽并另行提供机会。通常，美国

人通过信仰所体验到的是自强和自信的感受。他们的宗教向他们传授真理，也播洒仁爱。美国人在寻找一种能给他们带来纯真感的宗教时有时会改变信仰。对他们来说，宗教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而是以不断变化、推陈出新、勇于进取的姿态去适应纷繁复杂的世界。

由于美国人是以通常非常相

似的方式体验不同的宗教的，因此信仰可以成为促成统一的重要源泉。在上帝是谁或上帝做什么的问题上，人们无须达成共识；对他们来说，只要他人努力寻找适合自身需要的信仰方式就足够了。这些宗教实践的共同方式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以致连新移民也会迅速调整其原住国的信仰，以适应美国的现实。在19世纪，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发展了美国版本的天主教和犹太教。如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正在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 • 相互了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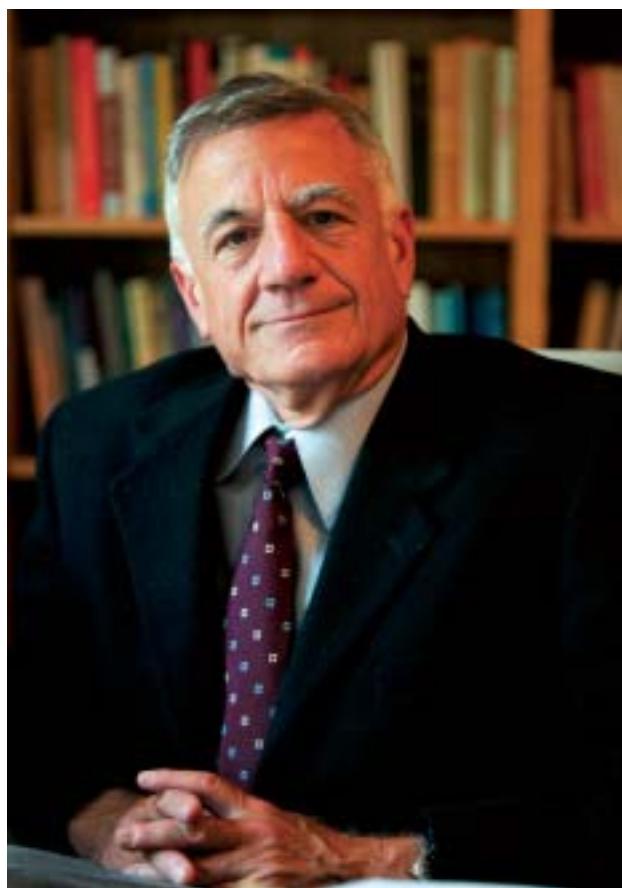
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如宗教那样发生着变化。即使面对差异，阅历也使得共性的形成成为可能。美国白人在工作场所对其他肤色的美国人了解得越多，种族主义的衰落就越显著。子女们与具有其他背景的人通婚越多，曾困扰其父辈与祖辈的分歧就消失得越快。不错，许多南方人和北方人可能各持不同的政见，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开着同样的汽车，去同样的商业街购买同样的商品。尽管红蓝美国已成交谈的话题，可如果让某个人置身于红蓝美国的任何地方，那他仍会发现他对周围的一切异常地熟悉，

甚至是太熟悉了。

人们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004年美国人所见证的两极分化有可能引发反向运动，从而提醒美国人，尽管在政治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仍然具有共同的国民性。两极分化的确能产生明显的政治效益，这对那些以抓住在意识形态上与本方有歧见之另一方的所谓“险恶”图谋来招兵买马的党徒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在政治活动中，至少是在成功的民主政体中，每一种对抗最终都会遭遇到反抗。我相信，在靠宗教方面的共同实践和生活中

其他方面的共同体验而联合起来之后，美国人终究会就看待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其他美国人时，是否就应由于其观点而把他们视作超越了社会雷池提出质疑。

在他们这样做时，我深信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毕竟同属一国。美国的个性主义和我们对自我发现的追求会超越我们的分歧。只要我们牢记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由同一的美国文化所塑造的，我们就将继续构建将我们连接并团结起来的那座桥梁，就像我们在过去经常做的那样。◇



AP/Wide World Photo

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沃尔夫。